

# 山庄湖色



*Shanzhuang Huse*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1267/207

DF54/11

# 山庄湖色

历史文化名城承德抒怀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82572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

882572

## 山 庄 湖 色

历史文化名城承德抒怀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(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)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960毫米 1/32 4 1/2 印张 70,000字 印数: 1—8,100 1982年7月第1版  
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286·14 定价: 0.40元

## 目 录

磬锤峰的眼睛 ——代序	翟向东	( 1 )
如意洲头兰花香	张帆 燕迅	( 9 )
风流传千秋	杨秀实	( 18 )
山庄湖色	燕 迅	( 28 )
静静的文津阁	韩维滨	( 33 )
烟雨楼小景	樊东光	( 40 )
登南山积雪抒怀	雷子震 刘长满	( 45 )
热河泉	朱彦华	( 49 )
绿在春留	胡玲玲	( 56 )
雨中楠香	解俊山	( 61 )
热河冷艳	燕 迅	( 68 )
古殿问古	赵新中	( 73 )
闪光的史碑	何 理	( 76 )
须弥福寿之庙感怀	赵利群	( 83 )
普陀宗乘之庙漫记	刘兰松	( 88 )
刻在石碑上的史诗	孟 仁	( 92 )

紫塞明珠	傅长和(96)
雄伟峻秀棒槌山	张德锤(99)
普宁寺小记	晨光(103)
天桥山赋	刘芳(110)
楠木桌赋	王宜亮(114)
松鹤志千秋	白鹤龄(121)
万树园怀古	董天宜(127)

# 磬锤峰的眼睛

## ——代序

翟向东

我爱祖国的山山水水。故乡巍峨的泰山和波涛奔腾的黄河，是我所热爱的。我的足迹踏过的江南和北国的山川，也都是我所热爱的。塞外山城承德的磬锤峰，不为更多人熟知，我却与它发生了特别深厚的爱恋之情。

那还是五十年代，因为热河省与河北省合到了一起了，我在保定，曾听到几个同志给介绍承德风物。记忆最深的是李子光同志的一次介绍。他在燕山南北度过了战争年代，为解放和建设承德流过血汗。讲起承德来，特别是讲到避暑山庄和磬锤峰，热爱之情溢于言表，夸赞那里“山中有湖，湖中有山”、“山水之秀，人间稀有”。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，多年来常想前往一游，却一直未能如愿。

出人意料，一九七一年六月，我携一家老小，离开石家庄去承德。那时，我还遭受着颠倒是非、混淆黑白的折磨，可是想到宿愿得偿，倒也不无慰藉。火车出长城以后，整整一夜，在弯曲的道路上摇晃着前进。我难得入睡，多次了望窗外，不见村镇，也不见灯火，在暗淡的月光下，只有黑乎乎的远近山影。此情此景，使我感到了塞外的荒凉，对人们介绍的承德山水之秀，不免信疑参半了。

到承德的第一天，我急切地登上佟山的高坡，好奇地眺望这个山城，但见半是山庄（避暑山庄，也称离宫），半是城市，一水穿流，四面环山，确有些不寻常处。尤其是远远望见了五六里外的那磬锤峰，高耸入云，为山城增添了独特的秀丽景色。这使这个山城更显得颇不寻常。

此后的七、八年，朝朝暮暮，我在这个山城，一次又一次望到磬锤峰。每次望到，总是赞佩它亿万年来历经风击雨袭，地动山摇，而始终巍然屹立，实在称得起祖国山河的一大奇观。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曾记述“武列水东南历石挺下，挺在层峦之上，孤石云举，临崖危峻可高百余仞，牧守所经，命选练之士，弯张弧矢，无能届其崇标者。”可见这一奇峰，久已大受赞美。我越来越喜爱它，几次攀登，都流连忘返。

一九七三年夏天，三个孩子从外地回承德度假，兴致勃勃地要去登山，连四岁的外孙阿猛，也闹着要去。他们都还要我导游，我欣然答应了。记得是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，我们顶着炎炎的烈日，缓步向上，走过崎岖的山路，爬过几个山头，当磬锤峰出现在眼前时，大家坐下来小憩。仰望白云从峰顶飘过，看峰下山鹰飞翔，都情不自禁地赞美起来：

“多么神奇的一个巨峰啊！”

“完全象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！”

“它是承德历史的权威见证人！”

阿猛听到说磬锤峰是“人”，似乎不以为然，插嘴问道：“人有眼睛，它，有眼睛吗？”这稚气的问话，引起一阵笑声。下山的路上，告诉阿猛磬锤峰果然有眼睛，他依然不信。大家逗趣地高声喊着：“喂，磬锤峰，你说你有眼睛吗？——”随着这喊声，对面山上传来清清楚楚的回音。

不知怎的，我从此觉得磬锤峰真是有眼睛的，而且那眼睛一直睁大着，闪耀着光芒，时刻注视着周围的风云变幻，观察着人世间的兴衰更迭。它曾看着武列河水早就在山下奔流，沿岸从一片荒漠，到遍生林木，从绝无人烟，到男耕女织。又经过多少次春来春去，日出日落，三百多年前，它看见一个皇帝出巡，策马而来，看中了

这里群山竞秀，百泉争流，盛夏气候清凉，就从四面八方调集成千上万黎民百姓，用几十年时间，兴建起避暑山庄这座皇家园林，围以随山势起伏的二十里宫墙。宫墙以内，安排了古朴典雅的殿阁楼榭和错落有致的洲岛湖泊，还有郁葱葱郁的松峽梨峪。整个山庄里，既有江南景色，又有北国风光，一年四季，景象万千，构成一幅壮丽的天然画卷，恰似中华大好河山的缩影。宫墙之外，建起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宏伟寺庙，与避暑山庄相映衬，更显得美不胜收。原是几十户人家散居的山野，这时变成“聚民至万家”的繁盛城市了。

有一个清晨，我漫步山庄的湖畔，莺燕声声，荷风阵阵，山庄里比平常更加幽静。我在烟雨楼附近的岸边停下来，东望热河源头，见磬锤峰倒影澄湖，不觉又想起了李子光同志说的“山中有湖，湖中有山”的话。观赏承德的湖光山色，这里实在是最佳处。不到这里来站一站，看一看，那会是极大的遗憾。

正在此时，有两位须眉皆白的老人走来，他们边走边谈论着，兴致勃勃，话音爽朗。

“都说这澄湖严冬不冻，许多人不知是什么。”

“不就是因为热河泉是温泉吗？”

“热河泉为什么成了温泉的?”

“你说又是因为什么?”

“传说，那磬锤峰站在高处，天天观察山下的变化。古往今来，谁做善事，谁作恶事，它看得一清二楚。清朝皇帝修山庄，高筑宫墙，要隔绝外界，磬锤峰就从山下压出一股泉水，让这里的湖水不冻，好投个影子来，一年四季，更好地观察人世间事。”

两个老人走过去了，我没有跟上去听他们继续谈论什么。他们刚才的谈话，却告诉了我，磬锤峰不只有眼睛，而且既能远视，又能近看，而且什么也遮挡不住。说它是“承德历史的见证人”，当然最确切不过了。李子光同志那么着重介绍这里的景色，大概正是出于也有此感受。磬锤峰的形象，自是在我心目中更加崇高了。

无数个清晨和黄昏，当我再漫步湖岸时，每每忆起两个老人的谈话，也每每猜想他们接着谈论了些什么。或许，他们还谈论了磬锤峰当年曾看到过，为建筑优美的山庄，善良又勤劳的人们付出了无数的血汗和智慧，而后来住在山庄里的，却只是那么几个皇帝。这几个皇帝中，有的胸有大志，在这里谋划过安塞固疆的良策，有的昏庸无道，在这里传下过压榨黎民的“谕旨”；有的苟且图安，在这里表演过丧权辱国的丑剧。或许，两个

老人还谈论了磬锤峰也曾看到过，在这个山城，有过军阀的刀光剑影，有过贪官的舞弊营私，有过侵略者的铁蹄践踏，也有过大大小小歹徒的胡作非为；黎民百姓则长期忍受饥寒，不得安居乐业。有许多人为转变乾坤，在死亡线上站立起来，英勇奋战，终于把这个山城夺归人民，使山庄成为游览胜地。而后，人们欢乐地投身建设，期望早日摆脱贫困，没料想到，正此时，是非混淆，阻塞了人们走向富裕的道路，接着又遭受十年动乱，人妖颠倒，经历一场浩劫。然而，百姓的心中是雪亮的，真伪、直曲和美丑，并未因此不分。

一九七七年重阳，这本是天高气爽、最宜登高的时节。我携着阿猛，登上了山庄内的“锤峰落照”。正倚立古亭，观赏山城秋色，骤然阴云笼罩，风雨满城。在风雨声里，夹杂着一阵喧闹声。远处的磬锤峰，时而被云雾遮掩，时而又显露出来，它似在竭力地拨开云雾，用心窥察这山城的突变。当它第一次显露出来时，我看到它的眼光射向南郊那高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，象最关切如同它一样巍然屹立的这个建筑物。众多的英雄，在这块土地上洒尽热血，献出生命，才有了这个山城的今天。他们千古流芳，这个纪念碑自应受到关切，永远矗立。当它第二次显露出来

时，我看到它的眼光射向喧嚣的闹市。在风雨中，人们走动着，有些人一如平日的沉静和坚毅，有些人表露出疑惑和惊惧，有的人则认为这又是实现个人欲望的好时机，为此跳叫不止，甚至丑态毕露。当它第三次显露出来时，我看到它的眼光射向山庄外的风云岭。那里，风吹云飞，风景独好。这颇有诗情画意的景致，使我顿时想起好友鹤君两天前相赠的一首诗，诗中佳句“风吹云岭在，滦水自东流”，竟正是此时的真实写照。我不由地放声吟诵起来，山林间随之激荡起无数相同的声音。

阿猛已不似当初那么稚气，当我向他讲了磬锤峰雨中所见之后，他没有再表示不以为然，反而笑着说：“它看见的，准还要多，也许都要记下来呢！”接着问我：“它能把看见的，都告诉以后的人们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它会都记下来，也会都告诉给一代代人的。”我这样答复着。

遥望云雾中挺立的磬锤峰，我更加崇敬它这个承德历史的见证人，也是承德人民坚强性格的化身。

我脑海里思索着：这里的湖光山色确实是美的，但是，却从来也不是与世隔绝的仙境。人间一次次急风骤雨，带给人们不幸，也带给人们力

量。人们总是愿望驱除灾难和贫困，建设安定和美好的新生活。为此，正迈开新的步伐，坚定地去创造新的业绩，这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历史洪流。

想到这里，我不觉向磬锤峰问道：“年年月月，你观察着这里的风云变幻，人间沧桑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在新的路途上，迎难而进，有所作为的有志之士是谁？遇难而退终日庸碌的平庸之辈是谁？名利薰心，坑国害民的可卑之徒又是谁？十年、二十年之后，你磬锤峰下这块美丽的土地上，将是一派甚样景象？”

## 如意洲头兰花香

张帆 燕迅

避暑山庄是正在焕发着青春的古老园林。那古色古香的宫殿，殿前那一方方木牌上写的简洁说明词，无时不使我意识到它历史的悠久，而湖区那新近复原和平原区正在恢复的一处处名胜，那缕缕行行打着彩色阳伞寻胜的游人，又使我觉得它是那样充溢着新的活力。山庄里的一切，都鼓荡着我的心，使我非拿起笔来写点什么不可。我知道最近有一位著名作家，从北戴河来到承德，在避暑山庄住了四天，每天都处于激情之中。他本来是想在这里赶写出在北戴河酝酿成熟了的几篇散文的，但这如画的离宫里的湖光山色，这里的古松新荷，这里的翔鱼飞燕，都使他激动不已。他在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下开始了新的采访活动，崭新的笔记本上记了一页又一页，记完了一本又一本，结果是，他原来想写的第一批题目一

个也没有写，倒是又酝酿了第二批题目。

是的，避暑山庄可写的东西太多了。那闻名中外的山庄七十二景，那奇峰异石十大景，和色彩浓郁的外八庙，都曾使我想立即铺开稿纸写出去。但，这样多的题目是不可能同时着手的。现在，我只能把最感动我的写出来。但使我最受感动的，恰恰是七十二景中所没有的，这就是：兰。

康熙和乾隆在他们刻意经营的著名的七十二景中，有亭台楼阁，鹤鹿莺鱼；晨霞落日，明月流云，青峰绿屿，金莲红荷，但没有一处是以兰命名的。常见的康、乾关于避暑山庄的卷帙浩繁的诗作，只有乾隆的一首是写兰的。可见，二百多年前，兰，在这避暑山庄是不占什么位置的。自从“革命人民自掌权，已将禁苑作公园”之后，兰才升到了一种崇高的地位。这并不是说兰在避暑山庄突然增多，遍及全园了。恰恰相反，它在离宫的花卉中，属于数量最少的名花之列。我要说的兰，只有四盆。是的，四盆。就是这四盆兰花，强烈地激动了我。它那巨大的深邃的力量，净化了我的思想，使之升华到一种崇高的境界。——这是因为，避暑山庄的兰花，和一位伟人的名字联在了一起。

这件事发生在十六年前，地点在导游图上一

个容易被游客忽略的所在——离宫花园。

一九六四年仲夏的一天，当磬锤峰迎接了万道金光的朝日，幽静的塞湖上出现满湖碎金的时候，畅远楼招待所里走出一位头戴白色草帽，身穿米黄色短袖衫，拄着深栗色弯头手杖的老人。老人高高的个子，挺直的腰板，一望而知是久经沙场的老将。他那既威严又慈祥的面容，他那浓密的长寿眉，他那明亮的眼睛里射出的柔和的光，都让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和面熟。老人稳健地走下畅远楼外的漫坡道，直向德汇门里的广场走去。他的后面随着几位气宇轩昂的中年人。

莫非真的是他？

广场上几个年青的游人停住了脚，目不转睛地望着老人。昨天，承德市的干部和市民们在丽正门外巧遇朱德委员长，人们把他乘坐的汽车围了个风雨不透的喜讯，早已不胫而走，一天之间传遍了这个塞外山城。难道今天真的有幸一瞻元帅风采？

年青人的眼睛陡地发亮了：他们认出来了，是他！真的是他！

一点不差，这就是我们爱戴的朱老总。他老人家从北京来到承德，这是第三天了。按照他自己安排的日程，现在他要去看看避暑山庄的花，避暑山庄的兰。他是特别喜爱兰花的。在中南海他

的住所，他养了几百盆兰花，他的艺兰成就举世闻名，经过他亲手培育出的优良品种，有许多成为稀世之珍。我曾听说过不少朱老总种兰的佳话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有一次，他到我国南方一位出色的艺兰专家的园子里鉴赏良种名兰，他和老专家边走边说：“我是一个兵，也是一个和你一样的园艺师。”那一天，他们畅谈了各自的艺兰体会，并且把自己解放后再上井冈山时亲自在山里寻得的良种——一茎独朵、香得出奇的“井冈兰”赠给了老园艺师。在同时送给老园艺师的清代编印的珍本兰谱上，朱老总亲笔题词“美化祖国大地，美化人民生活。”

兰，在我国古代被称为香祖，它“幽香清远，馥郁袭衣，弥旬不歇”。《群芳谱》上称它为第一香。古人喜爱它“慎独”的品性，用它来象征高洁的情操，用它来寄托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屈原在他著名的《离骚》中就写下过“予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”这样的千古绝唱。宋代诗人黄庭坚在《幽芳亭》中赞扬“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丛薄之中，不为无人而不芳，雪霜凌厉而见杀，来岁不改其性”。把兰比作君子，这当然是对兰深刻观察之后的精辟见解，但总使人觉得似乎缺少点什么。读罢朱老总的题词，才使我恍然大悟。这缺少的东西，原来是“祖国大地”